

舊

唐

書

八

卷

之

七

唐書志卷第六

禮儀六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饗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群主時饗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群廟之主以往議者皆不決而罷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祠國校

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以一朝廢之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官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請歸祔太廟勅付東都留守鄭絪商量聞奏絪云臣謹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廟並饗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洛陽創宗廟是行還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廢德宗嗣統墜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饗謹按禮記仲尼荅曾子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况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憲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元皇帝三代睿宗文武孝皇帝神主參考經義不合祔饗至於遷置神主之禮二代以降經無明文

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勅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威等奏議曰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饗祭之禮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然則兩都皆祭祖考禮祀並興自神龍復辟中宗嗣位廟既偕作饗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臣等謹按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居室宗廟爲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立廟兩都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實依禮經今按叅詳理合升祔謹按元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二夾室景皇帝是始封不遷之祖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室高祖太宗玄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準江都集禮正廟之主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群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諸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亡若歸本室有虛神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於太

祖之廟依舊準故事不饗如陛下肆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祧主合
歸本室其餘闕主又當特作而祔饗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
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
也伏緣東都先無前件廟宇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
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即請準上都式營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
祖神主備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廟第四室禘
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桑之議大曆中亦瘞
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荅曰古者師行以遷主無則主
命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
都宗廟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
可虛則當祔已亡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經無說如之何荅曰虞練作
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遭時爲法因事制宜苟無其
常則思其變如駕或東幸廟仍虛主即準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
故事特作闕主而祔蓋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義變而正之

者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執所見或曰神主合藏於太微宮或云並合埋瘞或云闕主當作或云輿駕東幸即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其言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室並在可以修崇大和中太常博士議以爲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即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令尚書省集公卿及禮官學官詳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既是宗室官居守便望令克修東都太廟使勾當修繕奉勅宜依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都太微宮神主三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勅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學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官

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獻祖宣皇帝宣莊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
皇后文德皇后高宗天皇太帝則天皇后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和
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皇帝孝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
遷諸太廟祔于興聖廟祔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
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無題號之文
難伸祝告之禮今興禮官等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
內空閑之地恭酌事理庶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
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
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
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
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
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前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
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爲寇陷西都廟貌如故東
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

歷歲年今若廟貌惟新即須至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去新廟便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祔練作主又載云虞而立几筵如或過時成之便是以凶千古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玄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廟寢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合於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勅叅詳本爲欲收舊主主旣不立廟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以爲廟不可脩主宜藏瘞或就瘞於埽室或瘞於兩階間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勅段瓌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別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難建立宜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至當工部尚書薛元賞等議伏

以建中時公卿奏請脩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者有三其一曰必
有其廟備立其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
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參酌禮經
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祭禮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
稷況周武受命始都于豐成王相宅又卜于洛烝祭歲於新邑冊周
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裸成王厥後復
立于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逮于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
宗廟明矣又按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
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者昔齊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爲
僞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
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爲東西之兩宅闢九衢
而立宮闕設百司而嚴拱衛取法玄象號爲京師旣嚴帝宅難虛神
位若無宗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

理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借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尚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既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賸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祫饗獻斯皆親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云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昔漢韋玄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人情禮意如此較然二室旣不並居二廟豈可借祔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旣無虛室則叶通經議者又欲置主不饗以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爲所譏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饗之主而有置而不饗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軌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

斷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太廟畢具禮迎置於西夾室闕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奏以爲東都太廟旣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爲廟固合修主不可瘞即與臣等別狀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二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爲闕疑太學博士直弘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經以臻于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以得禮爲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以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于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脩之理主無可置之理何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則廢廟之說恐非

所宜廢謹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而舊主當廢請于太徵官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則奉齊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顧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即其地而置太廟以至天寶初復不爲建都而設議曰中宗立廟於東都無班舊典徵其意亦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玄宗猶奉而不易者蓋緣嘗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猶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按定開元六典勅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爲唐典覽其本末千載一朝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官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曰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昨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大取法斟酌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何美之而不

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者謹按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爲神都邇後漸加構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爲置廟之例則大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爲數實所未解者謹按天寶三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擇日載在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爲國之先也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以畊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按天寶二年勅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旣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旣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

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
宮所即與此勅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
有異同至如夾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禘祫之
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爲先則建國營宮室而宗廟必設東
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合不營凡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東漢並
曰兩都其各有宗廟之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楊推詩曰其繩
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爪阼言豐廟之作也曰於穆清廟肅
雍顯相洛邑旣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言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旣至
洛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又曰裸于太室康王又居豐命
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
也逮于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
三帝祭於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
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之期相會不奉齋車又安可以成此
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爲

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爲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出征之辭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無二故廢桑主重作栗主既事理之已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鄧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鄧左傳爲築發凡例穀梁譏因數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嫌三傳異同左氏爲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唯鄧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二邑豈皆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爲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瘞何以在於太微宮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以瘞之夫主瘞乎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爲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質正即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

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其間詳考經言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千十一聖不識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而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鑾輿之至也雖廝役之賤必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舟二人稱寢無傷於偕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舟可法於宣尼矣以此擬議乖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惟鄆一邑稱築如城郎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遭時爲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爲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俟明詔也凡不修之證略有七條廟立因遷一也已廢不舉二